

跨越千年的美食

不断搬动和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变长而逐渐减少直至全部消失。

不过研究表明,辛追夫人最爱的吃法是“炙”,也就是当代人也爱的“烧烤”。烤肉不仅多次出现在辛追墓出土的遗物竹筒上,而且还有不少相关实物遗存。

大西北烤羊肉串、烤羊排

关于古人也爱吃烧烤这件事,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除了文献记载,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上就有烧烤的情景,甘肃省嘉峪关市出土的魏晋时期墓中壁画上,也有很多人正在烤肉的画面。这些壁画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制作烤肉串的全过程,除了文献记载,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上就有烧烤的情景,甘肃省嘉峪关市出土的魏晋时期墓中壁画上,也有很多人正在烤肉的画面。这些壁画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制作烤肉串的全过程,除了文献记载,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上就有烧烤的情景,甘肃省嘉峪关市出土的魏晋时期墓中壁画上,也有很多人正在烤肉的画面。这些壁画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制作烤肉串的全过程...



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魏晋墓6号墓出土的陶器壁画《烤肉图》。



西周保存至今的鸡蛋。

在考古的世界里,食物遗存是可以大致反映出墓主或当地人的饮食偏好的。那些埋藏了千百年的美食,究竟抓住了谁的胃?

辛追夫人的心头好

有着“东方睡美人”之称的辛追夫人,正是被体内的138粒甜瓜子中和了“吃货”属性。看过马王堆汉墓展出的出土食物专区就知道,辛追夫人是一个鸡鸭鱼肉、飞禽走兽、荤素不忌的人。在煎、炸、蒸、煮、焖、炒等多种烹饪方法做出的美食中,“羹”是辛追夫人的心头好。小叔(菽)鹿肋白羹、鲜鳊鱼(藕)鲍白羹、鹿肉芋白羹、鹿肉鲍鱼生笋白羹……每一种都是她爱吃的。

文化

在发掘马王堆汉墓时,考古工作人员竟然在一只陶器漆鼎里发现了汤和莲藕片。这些尘封了几千年的藕片,刚出土时,形状仍清晰可辨。遗憾的是,藕片出土后不久,就因为

不知老之将至

了去思考;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他会和我有这么大的不同?不同的表征之下,隐藏着相同的原因。即便是一个少年,也可能在很早之前就觉察成人世界里隐藏的腐朽气息。这两件事情之所以会让我感到恐惧,是因为其下掩饰不住的衰老。当一个人开始老去,并非只是皮相上的改变。在那一天到来的很久之前,他的精神世界早已开始衰败。一个雄心勃勃的讲演者,不会热衷于征服天真无知的少年;一个勇于思考的写作者,不会沉迷于既有的知识和观念边界。防守方才总是和边界平行着巡逻,进攻方却总是对边界垂直前突。

每当我环顾和我同时代的人,看到他们安营扎寨,有时候不免心生羡慕,觉得他们得据此土,也算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再看他们从此不再前行,又会有更大的恐惧升起,远甚于对身无立锥之地的恐惧。我怀疑人生中并没有什么在小院葡萄藤架下的躺椅上的安然老去,或者说,这样的幸运并非人人都有。有的是不间断的跋涉,不停歇的出发,如果世界是一张不透明的黑色地图,一个人能做的是努力多擦亮一小圈面积。虽然和地图的总面积相比,那只不过是

M208墓中的一个铜敦里盛放着满满的肉制品,通过红外分析和蛋白质组学方法,鉴定为战国时期的黄牛肉。这是我国墓葬陪葬中保留最早的肉制品。

铜敦中的牛肉掰开后,白色的弹性肌腱膜仍清晰可见,肉丝根根分明。这是因为铜敦封闭严实,土坑墓室内空气隔离状况也比较好,加上这些肉可能本身就是风干的,又或者就是腊肉,所以才能以这样的状态保存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人和湖南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吃鱼并擅长做鱼。腌鱼、咸鱼在湖北人和湖南人的餐桌上十分常见。

2014年12月,在荆州中学新校区夏家台墓地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战国楚墓,墓室里居然有几千条干鱼。更令人称奇的是,部分鱼肉还没有腐化。其中一条用盐腌过的鱼,时隔千年依然保存完好,还能看出是鳊鱼,鳊鱼是当地人腌鱼时常用的。这条干鱼作为荆楚饮食文化代表展品,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有网友称:“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的咸鱼了,躺平2000多年终于熬成了事业编。”

千年前的鸡蛋和杂粮饭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至今都无人能解的哲学问题。不过南京博物院里有一罐囤了2800多年的鸡蛋。

1974年11月,江苏省句容县浮山果园的西周平民墓葬区的1号墓里,出土了一个“西周几何印纹硬陶罐”,罐子里竟然装满了鸡蛋。这些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鸡蛋,蛋壳很薄,直径在3.1厘米~4.2厘米,它们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堪称奇迹。

在距离这罐西周鸡蛋近2000公里以外的青海喇家遗址,出土过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也是中国唯一一处史前灾难现场。根据遗址中的群体人骨遗骸,考古学家认为引发这场灾难的是一场地震,而摧毁聚落的是地震引发的洪水。遗址中有一个倒扣在地上的陶碗,陶碗直径20厘米左右,高10厘米,掀开后就露出已经薄如蝉翼的面条。由于陶碗倒扣且被淤泥覆盖密封,这碗面条才得以保存4000多年。经检测,这碗面是用小米面和黍米面做成的杂粮饭。此外,研究人员还在面条样品中检测到了少量的油脂,类似藜科植物的植物硅酸体以及少量动物的骨头碎片。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碗光面,它很可能是有浇头的,而且还有肉有菜。当你在博物馆里遇见这些美食时,你是否想尝一尝这些跨越了数千年的美食的味道呢? (来源:读者)

结婚的意义

文/几米

昨天一个同事说,她要结婚了,因为要赶着两个人一起早一点买房子;不久前朋友说,想结婚,因为想要一个孩子,生活实在没有趣味;还听说过不止一个人这样说,对方条件还不错,就结婚吧……

很多结婚的理由,可是不知为什么都是这样勉强的理由,让人听不出感情中喜乐悲哀的成分。我仿佛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说,他要结婚是因为很爱很爱一个人,因为想要和另一个人永远地在一起。

也许永远实在太远,也许人生真的无法十全十美。

曾经在书上看到一位香港的女作家写的一段话:“我们是不是已处在一个鸡肋世纪?生活上有着太多食而无味,弃之可惜的人情与事物。上至婚姻、事业,下至中午时分匆匆下肚的那个盒饭,都可估计为鸡肋。”

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一种不见眼泪的悲伤和一种不见肉肉的折磨,生活仿佛总在营造着又一个一个的鸡肋。

有一天我碰上一个高中时候的女友,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在不停的相亲,可是一直都没有遇到满意的,我于是问她,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不是要那种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的?因为熟,所以我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些调侃。

她笑笑说,不是啊,她对这些倒不是太看重,其实相亲是目的性很强的,就是奔着结婚的,但是她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我知道这种只要感觉的人,是相亲者中最难成功的,就忍不住逼问她到底要怎样的结婚的感觉?

“我只是希望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让我觉得他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即使不安慰什么,只是抱着我,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絮。”

她的表情坚定,没有一丝玩笑的神情。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感动,像是这个连月光都无法穿透的城市里,看到了一线温情的光。

我想我不一定要对方一定要让我感觉到切切的相思,苦苦的守候,或者绵绵的爱恋,我的婚姻也只需云淡风轻,细水长流,但是有一天当他向我求婚时,不是因为婚姻能带给他多少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婚姻在他生活中的那份意义。

我希望在那一刻我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告诉我他和我相守,一起度过生命中的每一次喜怒哀乐,一起相守到老。即使只是在那一刻……

杂谈

烽火通辽城(193)

文/周德军

(接上期)黄溯金说:“现在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这两天要出事。”

肖汉良问:“有什么情况吗?”黄溯金说:“情况谈不上。就是这些天张家渠频繁地把几个中队长分别叫到他的办公室,关起门在里面喃喃咕咕的,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巴特说:“会有啥问题嘛,张主任是个老革命了,他是政治队长,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也是正常的嘛。”

黄溯金摇摇头说:“不对劲儿。因茂山和鲁金城、樊元瑜这些人,从他那屋出来,见到我都躲躲闪闪的。”徐永清说:“溯金的感觉不是没有道理,我也从这些人的目光里感觉到有些异样。今天杨书记和夏队长已经动身去郑家屯向公署汇报这里的情况了。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带着队伍回来。等他回来,我们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对保安总队进行甄别清理。克俭,你马上回到保安总队,要提高警惕,做好紧急情况应对准备。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原则,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决不可造成内部的火拼。”

“是!”夜幕沉沉,刮了一天的西北风仿佛累了,入夜后安静了许多。

夜深了,县政府二楼徐永清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办公桌上放着徐永清的日记本。披着军大衣的徐永清,此时正在办公桌前踱步地来回走着。警卫员陈子成拎着水壶进来,给徐永清的水碗续上热水。他提醒徐永清说:“徐县长,已经很晚了,该休息了。”

徐永清摆了摆手,陈子成出去了。回到办公桌前,徐永清打开日记本,开始记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咚咚,有人敲门。”徐永清放下笔,应道:“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张家渠。张家渠今晚能到徐永清这里来,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昨天下午,刘金正回家后,见张家渠正在他家,便把徐永清朝自己开枪的事添枝加叶地述说了一遍,并说刘金正早晚会在徐永清的枪下。刘亦美在一旁更是火上浇油,哭着闹着要他为爹做主。张家渠深知这其中的厉害,同徐永清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在徐永清的身后,还有郑家屯的八路主力在,万一跟徐永清闹翻了,自己的个人前途也就到头了。甚至闹不好都会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他极力劝阻,安慰刘金正父女俩,小不忍则乱大谋。

可就在这时,那个通辽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韩庭峰却推门走了进来。这家伙进门后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八仙桌旁,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张主任的话韩某都听见了。”见韩庭峰如此不客气,张家渠十分反感。他刚要说话,韩庭峰却摆手制止了他,说:“张主任,稍安勿躁,容韩某把话说完。张主任,你是个聪明人,想必你也听说了,蒋委员长已经下令,对共产党实行全面开战。在这种情况下,当今的形势已十分明了,国共两党大战一触即发。从通辽来说,共产党虽然在这里建了政府,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共产党在通辽待不了几天。因为从军事实力上说,国军的大炮比共产党的机关枪还多。从外援来讲,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全力支持。从兵力上看,国民党有三百万大军即将进入东北,而共产党连一百万也凑不齐。”韩庭峰说到这里,刘金正插话说:

“对呀,就凭共产党那点人马,那几杆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破枪,就想跟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正面交锋,那火候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那可差老鼻子了。”韩庭峰说:“正是。张主任,你说这场战争的胜负还会有悬念吗?你如果现在不作出选择,等国军的收复大军一到,那可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那可是要杀头的。所以说,究竟何去何从,还望张主任三思。”(待续)



感悟

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还是在电视台主持心理节目的时候。深夜,我接到一群学生打来的电话。一群年轻人正在篮球场上奔跑,突然辅导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揪住其中一个,说:“快,你家里……你得立刻回去。”大家都蒙了,那个学生和他身边的所有同学,都才八九岁,却要面对远超过他们年纪与心智承受度的灾难。学校派了车,把那个学生送到车站,辅导员帮他买了车票,一群同学陪着他,等着深夜的过路车。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陌生人,那个学生一直拼命地给爸爸妈妈以及其他长辈打电话,反复地说:“怎么会?不可能,不会的……”突然,他蹲在地上痛哭起来,身后是空空荡荡的长椅,再后一排有人在响亮地喝方便面汤,方便面特有的香气简直辣鼻子。

其他同学第一次知道,痛苦是有声音、有形象、有味道,而且会逐渐扩大的。他们想帮助他,有女生细声细气地推推他说:“你别哭了。”也有女生已经掉下了眼泪。有男生想假装不在乎,说:“说不定没那么严重呢。”终于有同学悄悄给我打电话:“该怎么安慰他?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悦读

直播间里灯光通明,远远近近有几个屏幕,里面是不同镜头下的我。这些设备提醒我一直微笑,保持最佳仪态。我便在这种情景中,带着微笑,讲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一对老夫妻突然接到噩耗,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以身殉职了。该怎么办?伤心欲绝的老两口,面对街坊邻里、政府官员不断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一遍“节哀顺变”,老两口就得回应:“谢谢。”一遍又一遍,像永无止境,像机器人的自动反应。这时,门铃响了,老先生麻木地去开门,门外是一个不熟的邻居。他已经准备好要说:“谢谢。”但对方竖起一只手指,让他什么都不说,然后告诉他:“我来帮你们擦皮鞋。”

巨大的悲伤压垮了这对老夫妻,他们相拥而坐,没有心情和邻居客气。而邻居,就这样把他们出席葬礼要穿的黑皮鞋擦得锃亮,西装变得笔挺,并自作主张地去衣柜找出合适的领带。然后他又径自进厨房,开始煎鸡蛋,当香喷喷的鸡蛋端到老太太面前时,她瞧了餐盘许久,像不认识这平凡的食物。当她颤抖地夹起食物,一张嘴,迸出来的是号哭声。这是我小时候从一本杂志上读到的故事,记住它,大概只因为它的别致。其他故事讲到最后往往要总结几句,供我们摘抄,但它没有,里面的人物没什么值得记的话,作者也没有再发表评论。

我真的懂得这个故事,是当我成为那个遭受痛苦的人的时候。有一年,我遭遇人生低谷,所有人说过的理性规划、温言软语,我都记得,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一位朋友给我充了300元话费。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还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失声痛哭,我一边哭,一边感到很难堪,有人碰了我,递给我一瓶水。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是没开封的。”然后匆匆下了车……

就是这样的事让我知道,真正的安慰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行动。你们的同学遇到了大难,不知道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他要坐夜班火车,他身上有钱吗?不够的话就给他添点儿。他带了水和方便面吗?也可以给他买点儿。不用问他爱吃什么,自作主张地去做就是。他是从球场上直接过来的,穿的衣服够吗?坐在火车上可能会冷……话筒那头的少年豁然开朗:“我把我的外套给他。”

我很高兴有机会讲出那个故事。故事比华美的言辞有力量,而最有力量的却是行动。所以,当年轻女子问我,如何安慰失恋的闺蜜,我的回答就是,带她去远点儿的地方走走,请她喝一杯新出的奶茶。

当不知所指的中学生问我,哥们儿中考失利,发誓一定要用高考成绩雪耻。他想要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妨碍两个人的友情。但对方不冷不热。我的答案也是,如果住得不远,就约他看电影;如果时间不够,就把老师的卷子定期传给他。真心地鼓励他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

朋友得了抑郁症,该说什么?是鼓励他“要坚强”,还是像现在流行的模式,接受他“不够坚强”?这是我最近常面对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朋友就是朋友,玩的时候叫他上,他不想玩的时候不勉强,有机会下次继续叫他,这就够了。

很多年前,喜剧演员陈佩斯说过这样一句台词:“没什么可说的,走,到我家喝酒去吧。”(叶倾城)

“五谷”都包括啥?

粟——粟就是谷子,脱壳后是小米。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时期,粟都是最重要的粮食之一。古人把粟作为五谷之长子,以粟代表谷神,谷神和社神(土神)合起来,叫做社稷。后来,社稷发展成为国家的代称。

黍——黍就是黍子,又叫黄米。黍味道较好,在上古时代,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

麦——麦分为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等。种植比较广的是大麦、小麦。古代小麦叫来,大麦叫牟。

菽——菽就是豆。上古时代只叫做菽,汉代以后,才开始叫做豆。

麻——麻指大麻子。麻在古代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但也供食用。古人常丝麻、桑麻并用,这里的麻,指的是大麻的纤维,不是指麻子。(来源:大麦人)



百家讲坛